

如果说,途经卢森堡使我联想到适宜的居所场景的话,那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短暂逗留,使我再一次联想到生命的终极问题——死。

坦白地说,阿姆斯特丹并未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无论是古老的风车、传统的水鞋、原始的水上船屋,还是花街的成人秀……这里的一切使我更多地感受到,它如同一个大农场贴近生命的原生本色。但是,据说这里是全世界政府给与人民的自由度最高的城市,比如安乐死,等等。我们同行的男男女女都为其中自己向往的某一条而眼睛发亮地打算着再来此地。

阿姆斯特丹一直细雨绵绵,天空阴霾,我在河道如网络一般稠密交织的路面上踟蹰而行,眼睛似乎看着遥远的什么事物,其实什么也没看见。不时有吸着大麻擦肩而过的男人或女人留下一缕飘逸的“香气”。似乎有若隐若现的乐声从远处或某只窗户里溢出,袅袅然,我听不清,但我想象那一定是《我已忘记生活》的忧伤调子,如泣如诉。

我躲在雨伞下,似乎为自己撑开了一点独处的空间,使得心里那些外人看不见的某种“流动”得以延伸。我一走,一边想,我在想安乐死这件事,也想起一个我“熟悉”的女人的结局……

法国的女作家弗朗索瓦·萨冈是我喜欢的女作家之一,我从看她的第一本书《你好,忧愁》就开始关注她这个人,而对很多的作家却是你无论看了他多少书也不想关心他本人的。萨冈19岁成名,年轻时喜欢酒精、毒品、爱情、跑车、赌博,喜欢一切刺激、叛逆和挑战。也许,是她的行为替我宣泄了某种内心的疯狂;也许,是因为我只能隐居在东方文化深刻的平静中。所以,我一直把她这个人当作“行为艺术”来欣赏,而对另一位更加贴近我内心的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我则把她当作高度的人格和艺术力量来崇敬。

早年,我曾在某篇小说中引用过关于萨冈

不再忧虑的一种安息

陈 染

的一段戏谑之言。有一个男人在评论萨冈时说,可怜的老弗朗索瓦·萨冈,如今她已人老珠黄,再也赶不上当今的文学新潮和后起之秀了。表面上看,她的经历就像那些中古时期美人的生平:十四五岁开花,十五岁被采,三十岁色衰,四十岁满脸皱纹……后来有一位女人,以牙还牙,她虚构了一个叫做萨冈的男性作家,对他进行了回敬。她说,可怜的老弗朗索瓦·萨冈……表面上看,他的经历就像那些中古时期游吟诗人的生平:十四岁手淫,十五岁初试云雨情,三十岁阳痿,四十岁患上了前列腺炎……

可见,即使在法国,萨冈这个个人也是引人注目、颇具争端的。我记得她的样子,仿佛正如西班牙女作家罗莎对乔治·桑的描述一样:她有一种蓄力,一种强大的和不被驯服的生灵。尤其是她奇特的眼睛,像一个坏念头那样乌黑,那双眼睛好似淹没了她整个脸庞的幽湖……她的行为艺术中还有一些令我至今铭记:她总是忽然停止某件正在发生着的事情,譬如爱情,那是因为她不

想看到它继续朝着不美好的方向滑行一步;还有,她动情地爱狗不亚于爱一个人,我曾看见过英姿飒爽的她头倚高大的爱犬在敞篷汽车上的珍贵照片……事隔多年,当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当我与我的爱犬三三相遇,想起萨冈,我是那样深切地懂得她,懂得她的被孤独包裹着的爱,懂得她的一切。

这样的一位富有激情与叛逆的人,这样一个酒脱不羁甚至放浪形骸的不为任何理由出卖自由的人,她晚年的凄清、萧瑟与落魄几乎是必然的结局。她晚年因被牵扯到一桩偷税漏税事件,被迫卖掉了房产,住到别人的房中,借债生活。至死,她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最后孤独地死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病痛中守候她的只有孤独。法国文化部长曾说,“在她生命结束之际如此孤独的境况,令人侧目”……令我心痛的弗朗索瓦·萨冈,你那时候倘若安乐死,多么好!

在阿姆斯特丹阴雨绵绵的小巷,我的脑际一直徘徊着安乐死,也萦绕着每每令我含泪的弗朗索

瓦·萨冈的墓碑铭文:这里安睡着不再为此痛苦的弗朗索瓦·萨冈为了明天,我想低声

呼唤,与其说安乐死是最为人道主义的,莫如说它是我们所有的人对这个文明世界的最后的一份安全感!当我们无助地面对无法挽回的病魔痛苦、无法承受绝症带来的非人的折磨之时,它是唯一让我们解脱、成全我们不被继续痛苦击垮吞噬、让我们带着一点人的尊严奔赴天国的保障!这时候,金钱救不了我们,爱情也救不了我们。正像它们最终解救不了人的孤独感一样。

阿姆斯特丹街头的细雨布满了凉意,微风抚过脸颊摆弄着我的围巾。在这远离家乡的冷冬的二月,我沉湎在某一个“尽头”,某一处“禁期”——我在设想自己的结局:待到那个最后的时辰,我想我会理智清晰地交代好一切后事,以便不给自己和后人平添麻烦。然后不用说一声告别,“不带走一片云彩”,只身前往阿姆斯特丹(或者其他实施了安乐死法的地域),独自办理手续,独自在异国他乡把自己静悄悄交给我们人类的同一个上帝……

阿姆斯特丹,仅仅凭安乐死法(律)这一条,我向你致敬!

夏日,商家大张旗鼓地卖防晒产品。报刊美容版也照例复提防晒老话,满街淑女适时撑着小阳伞,上网到各大美容BBS上一看,更加不得了,每页目录都闪烁着“防晒”两个大字,点进去一个,就看到人语重心长地说:一定一定要做到每天防晒!春夏秋冬都防晒,室内室外都防晒!退出来换一个标题再点进去看,更见一个指天发誓的:要像防贼一样防晒!

这几年,美容教主达人大王纷纷大肆宣扬我们的皱纹斑点统统是晒出来的,最常拿来举例的是子虚乌有的小龙女:为什么小龙女肤白胜雪,年龄比杨过大却看起来比杨过年轻呢?因为人家是古墓派啊,整天整年地钻在地底下不晒太阳。

“对皮肤来说,紫外线可直接射入皮肤的真皮层,令胶原蛋白断裂变质,进而使真皮层的锁水力降低,进而造成皮肤缺水、起皱、松弛、毛孔粗大、敏感……甚至引发皮肤癌。”以上这段文字摘自某美容达人点击上百万回复成干的热帖,读过之后没有神经质地从包里取出防晒粉饼补上一层?没有打定主意下班就冲到最近的百货大楼买瓶防晒霜?恭喜恭喜,您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如果相反,请接受我眼含热泪的问候吧——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

我们关注着瓶瓶罐罐上SPF后面的数字和PA后面的加号,貌似专家地研究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的区别,出门就打伞戴宽檐帽架上太阳镜。好像这些东西真的可以让躲在层层盾牌后面的我们容颜不老……直到一天第N次看到“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头号杀手”之老生常谈时

忽然如梦方醒:头号杀手?顶多是第二吧。令我们老去的头号元凶,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了、真正的敌人,是无人能与之抗衡的时间大神,大家却都众志成城地去和紫外线过不去。人类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迁怒。

不是没有怀疑过那些价格不菲的小瓶子里装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物有所值,更嫌这几年的大趋势是价钱越来越高,瓶子越来越小。号称是为了保证有效成分的活性。还有某品牌宣布他们的东西是不含防腐剂的,必须在开封后一个月内用完。相应地,如果看到一个品牌建议,每2小时就应该补一次防晒,你难道不怀疑这样的建议是别有用心的吗?

周末逛街,发现与时俱进宣布紫外线之外还能隔离电子辐射的隔离霜已经上柜,我听着BA小姐的絮絮介绍实在忍不住涉猎不礼貌的笑容,隔离电子辐射?除了从头包到脚的防护服和准妈妈的防辐射围裙,现在一瓶小小的面霜也能担此重任了?科技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啊!

笑了半晌,仍要面临哈姆雷特式的抉择:买,还是不买?

虽然理智占上风的时候承认家里所有瓶瓶罐罐安慰剂之外的作用甚微,当然价钱比较昂贵瓶子比较精美广告词比较唬人模特儿比较大牌的那种,用起来会更加切实地有种“被安慰”的感觉。想想办公室超过10台的电脑,在店里上下逛了两圈,临出门我还是买了那瓶隔离霜——人类的拿手好戏之二,就是自欺欺人。

日前我收到张奕明的一短信,应邀参加上海交响乐团周末室内音乐会他的钢琴独奏音乐会。我高兴,期盼,并伴有一丝迷惑。我记得张奕明是1999年上海市大同中学毕业,而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在高考前夕的学校音乐会上,他与学校交响乐队合作,完整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颂》。那场演出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高三(1)班的,我教高三(4)班,他还记得我?交大理工科毕业现在还在从事音乐工作?

周五晚,我去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厅,我进去时演奏厅几乎坐满了中外音乐爱好者。我打开节目单看到,“旅美青年钢琴家张奕明2006年赴美国,在东北伊利诺依大学跟从Prof. Mikhail Yanovitsky学琴”。今晚演出的是三部大作品,贝多芬的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作品58号;舒曼的C大调幻想曲,作品17号;斯克里亚宾的升F第四钢琴奏鸣曲,作品30号。今天的主持人是位上了年纪的音乐人,他用中英文交替介绍独奏者张奕明,以及他演奏的作品分析,曲目难度大,有特色。张奕明还是那样子,中等个,髭髯的头发,戴着金边眼镜。充满活力和音乐的灵感,他对三位音乐大师的作品理解深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演奏时而活泼,流畅,时而充满激情,铿锵有力,时而深情满怀,柔情似水,听众的情感随着美妙的旋律跌宕起伏,完全融入到音乐作品的意境中了。听众的热烈掌声又让张奕明加演了两首曲子,最后一首是中国作品《春江花月夜》。有一次,他在美国演出时也弹奏了《春江花月夜》,演出后,一位上了年纪的古典音乐大师行极深的美国乐迷惊叹道,斯克里亚宾的作品诚然美妙,然而它更具有青年人的气质。而《春江花月夜》这首古老东方作品,其意境要高过斯克里亚宾许多,是在飞机上看底下群山的感觉,是中国国画的境界。目前张奕明在上海以及芝加哥等地经常有独奏、室内乐及伴奏等演出活动。他用智慧和灵敏的琴声,传播着东西方文化。

音乐会是在热烈掌声和美丽鲜花中结束。而后我与张奕明和应邀的几个同班同学聊了会儿。张奕明告诉我,之所以请老师来有两个原因,其一,虽然你没教过我班,但你解答过我学业上的问题,使我很清楚,留下很深刻印象;其二,对我音乐上的鼓励,始终激励着我。那还是在高三高考前的那次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颂》,由于高考即将来临,面临学业和方方面面的压力,演出获得成功。我很欣赏他的演出,欣赏他的艺术天赋和才华,我祝贺他演出成功,我们也聊了艺术和学业间的问题,也交流了我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我们当时聊得很开心。没想到,随意的一次聊天,多年后还给学生带来激励。我希望张奕明在艺术的田园里不断耕耘,硕果累累。

钢琴独奏音乐会

杨永康

成,辞甚美。予裴徊末利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这篇序文,内容很丰富,有人有事有景有声,也有关于蟋蟀的知识。他在蟋蟀鸣唱中引出了“幽思”: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夜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幽梦慢寻,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这首词,开篇就点出一个“愁”字。“庾郎”,指南北朝诗人庾信,在姜夔耳中,蟋蟀之鸣,犹如庾信写过的愁苦之赋,它们到处鸣唱着,是苦难的儿女在向亲人倾诉,是孤独的思妇在织布,是寂寞的少女独自叹息。此词的下片,还是抓住蟋蟀的鸣唱,继续抒发感慨,似乎散漫,却始终始终是愁苦的情緒。这可以算是一首咏物词,通过对蟋蟀之鸣的联想,抒发了人间的哀愁幽恨。



直到现在,新民晚报体育部还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新进来的大学生,都从新民晚报报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开始写起。但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我的起点是女足。

1996年夏,我进新民晚报体育部实习没几周,报社派我出差到郑州,采访女足全国锦标赛。那时候,亚特兰大奥运会刚刚结束,中国女足破天荒地拿了亚军。国人对女足的关注程度,刚从“不太关心”到“另眼相看”。再加上新民晚报对女足的报道,一直是倾斜的,领先的,所以,即使国脚们不参加那次全国锦标赛,也派人采访。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是随上海女足坐的火车。临行前,当时体育部领导秦天和我打招呼:“委屈你坐火车去。但吃点苦,有好处的。”据说,那个时候,记者

去江浙以外的地方采访,都是坐飞机的。但我还是很开心。

当时上海队的主教练是马良行。他照顾我睡下铺。我的上面是高宏霞,高宏霞的上面是潘丽娜。记得潘丽娜特别活跃,爬上爬下,结果坐了大半天火车,她的腿撞了两次铁架子,留下两个大乌青。当时,她二十岁不到,是队中的小队员。

郑州住的是招待所,就在体育场旁边。印象最深的是房间里的空调,响得晚上睡不着觉。但队员们已经满足,因为“已经有空调”了。此外,伙食不佳,比赛场地坑坑洼洼。这些,都被我写进了文章。

那次采访,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篇叫《电话妈妈》。写的是

刚生完孩子的老队员孙琦敏重返赛场的故事。因为每天只能通过电话听儿子的声音,所以我叫她“电话妈妈”。孙琦敏后来一直踢到2005年全运会结束,才以37岁的高龄退役,让人敬佩不已。她恐怕是中国女足史上年纪最大的球员。那次与女足同甘共苦,使我与女足队员们拉近了距离,为之后的采访打下了基础,也应了秦天那句“吃点苦,有好处的”。

毕业后,女足成了我的条线之一。我跟着女足,天南海北地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名字,与女足连在一起。1999年,女足世界杯在美国进行。那是中国女足最辉煌的一次。可惜那时我刚进报社,资历还不够,没能亲临现场。

之后,我虽然有机会去了悉尼奥运会、2003年美国世界杯与2004年雅典奥运会,但中国女足的成绩却一次不如一次。一直想写的那篇《绽放在世界之巅的铿锵玫瑰》,也永远只能算作腹稿,藏在内心最深处。而一篇篇失利后的无言以对,却作为历史见证,登在了新民晚报的体育版上。

后来我离开了体育部,我还是对女足有感情的,因为我们曾经一起成长。今年世界杯与明年奥运会都在中国进行,希望中国女足在洋教头的带领下,拿一个世界冠军,圆许多人的梦。到那时,我的那篇腹稿,也能白底黑字地见之于世了。(本文作者为本报记者)

之后,我虽然有机会去了悉尼奥运会、2003年美国世界杯与2004年雅典奥运会,但中国女足的成绩却一次不如一次。一直想写的那篇《绽放在世界之巅的铿锵玫瑰》,也永远只能算作腹稿,藏在内心最深处。而一篇篇失利后的无言以对,却作为历史见证,登在了新民晚报的体育版上。

之后,我虽然有机会去了悉尼奥运会、2003年美国世界杯与2004年雅典奥运会,但中国女足的成绩却一次不如一次。一直想写的那篇《绽放在世界之巅的铿锵玫瑰》,也永远只能算作腹稿,藏在内心最深处。而一篇篇失利后的无言以对,却作为历史见证,登在了新民晚报的体育版上。

十日谈

加油,中国女足



工作室笔记